

热点对话

本期话题:当地时间5月5日,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发表声明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地通过的旨在压制种族歧视抗议活动的新法律,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对和平集会权的保护。

震惊世界的弗洛伊德案审判不足一月,“我无法呼吸”的呻吟声犹在耳畔,美国多州却匆忙立法,试图将合法的抗议活动定为犯罪,再次暴露美式人权的虚伪面目。这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超级

大国,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人权答卷?美国暴露的种种人权问题,给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应在人权问题上拿出何种态度和行动?本报与三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深度对话。

观察台

近来,一向对他国疫苗援助行动冷嘲热讽,并且扣上“疫苗外交”帽子的美国,一反常态,居然搭起台子,也唱起了“疫苗外交”大戏。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合作,计划在印太地区生产、分配10亿剂新冠疫苗;宣布将向国外运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加快疫苗工厂生产和出口疫苗的进度;发表声明支持豁免新冠疫苗专利……美版“疫苗外交”雄心勃勃,甚至放言美国将成为全球“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武器库”。

新冠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在全球疫苗供应紧缺和分配严重不平衡的当下,一直奉行“先己后人”原则的美国为何突然变得慷慨大方?

这一突然转变的首要前提是美国自身新冠疫苗库存充盈。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已经确保足够剂量的新冠疫苗在5月底前供全美所有成年人接种;7月底前,供4亿民众接种。随着本国疫情因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而有所缓解,美国的新冠疫苗库存已越过民众接种需求,甚至有数千万剂疫苗待在仓库里“吃灰”。在此背景下,掌握3种疫苗供应主动权的美国腾出手来,有余裕考虑国际形象和经略外交问题,不足为怪。

虽然美国政府宣称“不会为谋求政治利益拿疫苗做交易”,但是美版“疫苗外交”的种种表现无不充满政治算计。抛开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拉拢印日澳三国合作生产疫苗,美国试图控制印太地区的疫苗生产和分配。究其根本,拉帮结派为其印太战略服务,是美国“疫苗外交”真实的“醉翁之意”。

此外,自疫苗问世以来,因为在疫苗问题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美国得罪了不少盟友和邻国。因此,美国“疫苗外交”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更积极和更“慷慨”的举措,挽回此前因“疫苗锁国政策”而造成的公关危机,改善与盟国、邻国间关系,找回美国在第三世界损失的“人气”。

只是,掺杂了私心的美版“疫苗外交”,能补回“外交失分”吗?面对印度近来疫情大幅反弹的失控局面,美国并未在第一时间施以援手。后面实在抹不开印度的面子,就派飞机运送了一些抗疫物资,比如空的氧气瓶。与此同时,美国执着于与三个“亚太伙伴”达成疫苗协议,在拒绝印度求助提供疫苗原料的情况下,还宣称疫苗协议“依然按计划进行”。由此可见,美国根本不想帮助印度,充其量把印度当作推进其印太战略的一枚棋子罢了。至于美国画出的6000万剂疫苗援助“大饼”何时兑现,哪些国家能收到疫苗,恐难预测。如此这般,连《纽约时报》也看不下去了,称美国的承诺“伴随着缺陷”,对世界疫情防控是“杯水车薪”。

其实,“疫苗外交”原本是继“病毒起源论”和“口罩外交论”后,美西方政客抛出的又一污蔑中伤的论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某些西方政客“气人有,笑人无”的“柠檬精”心理。但美国最近火热推进的“疫苗外交”,着实打了自己的脸。对此,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称:“美国政府有意进行‘疫苗外交’——利用这些疫苗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帮助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一边把别国的疫苗人道主义援助指责为“疫苗外交”,一边将美版“疫苗外交”称为“重大人道主义承诺”,美国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当前,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疫苗鸿沟”,依然触目惊心。有疫苗生产和供应能力的国家,在相关框架内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助和供给疫苗,对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善莫大焉。借疫苗问题大打地缘政治算盘、挑起政治对抗,是对全球抗疫的巨大伤害。

美国「疫苗外交」大搞政治算计

贾平凡

「五宗罪」暴露美国人权顽疾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如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列举美方侵犯人权“五宗罪”: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输出动乱、干涉主义、双重标准。外媒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美国积累的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

刘卿:种族主义是美国国内最突出的人权问题之一。一方面,少数族裔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弗洛伊德事件和亚裔遇害事件即是例证;另一方面,隐性的种族歧视更是随处可见,白人至上主义占据主导,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遭受长期的不公正待遇。而人权问题在被忽视的同时,又被政客利用,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

从国际层面来看,多年来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屡次对外发动战争或进行军事行动,危害他国民众的生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美国长期在人权问题上拿着“两把尺子”,奉行双重标准,随意解释人权概念。美国还多次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在别国制造动乱,为自身谋取政治私利,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谓“苦美久矣”。

所谓人权,首先是生命健康权和生存发展权。无论对本国民众还是他国民众,美国的人权答卷显然不及格。

肖河:整体上看,美国的人权政策有三大缺陷——

第一,不认可公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只谈公民的政治权利,这不仅使美国人民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巨大的不平等,也使公民的政治权利成为虚假的平等。例如,疫情期间,一些政客为疫苗分配不平等现象辩护,认为“本该如此”“人就是不平等等”;再如,美国虽然有普选制,但是穷人往往投票成本更高,投票率更低。

第二,在一些原则上已不存在争议的问题上,美国在实践中仍存在巨大缺陷,这集中体现在种族问题上。弗洛伊德事件震动全美,但仍不能推动美国的警务改革落地,美国社会和政坛中的种族主义力量依旧根深蒂固。

第三,美国拒绝承担国际人权责任。如美国拒绝加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在海外行动中拒绝受到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约束。美国的国际人权政策是典型的“双标”——“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可以看出,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仍秉持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并带有一定的孤立主义色彩。美国自视“例外”,以国际社会“主权者”自居,完全认识不到其种种破坏人权的行径,终将给自身带来恶果。

沈雅梅:种族问题是美国与生俱来的一个伤疤,黑人、原住民等少数族裔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种族问题沦为政治工具,一些政客自揭伤疤,主要是考虑到选票,是为了争取更多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支持。此外,美国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认为贫富差距存在的原因是穷人自身的问题,而非制度的问题,因而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在疫情期间表现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全球打响“反恐战

争”以来,各种“黑狱”、虐囚丑闻层出不穷。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其制造的排污、犯罪等问题直接损害了当地民众福祉。对于违反当地法律的驻外军人,美国往往通过引渡等程序使之规避惩罚。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向来“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将自身的人权问题美化为所谓的“风俗文化”,却借人权问题攻击别国政治制度,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实际上是借此延伸自身霸权。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给美国自身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危害?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新冠肺炎患者中,非洲裔、拉美裔和原住民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将近3倍。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约80个国家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开展的军事行动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其中平民约33万人。

刘卿: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有四大劣迹。其一,不重视解决国内种种人权问题,美国民众的生命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各种社会矛盾接连暴露,社会撕裂不断加剧,对其自身发展百害而无一利。其二,一味将自身人权问题向国外输出,将自身人权压力转嫁给他国或国际组织,试图转移国内视线,严重损害国际法权威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其三,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主义之实,在一些地区制造动乱,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还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其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一直操纵舆论,颠倒是非、混淆概念,没有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反而成为负面典型,给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埋下绊脚石。

肖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于二战前日德法西斯政权和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美国的人权外交一度推动了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美国的基本人权观和人权外交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国际社会的破坏作用日益凸显,积极的建设作用极为有限。

第一,扰乱了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认识。美国经常出于一己私利,在国际社会中推广错误的人权观,破坏国际人权共识,妨碍国际社会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改善全球人权状况。对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样的国际机构,美国动辄以退出相要挟,使得国际社会无法形成合力。

第二,破坏了全球人权发展的基础。和平与安全是人权发展的基本保障,经济发展则是人权进步的最现实途径。美国在其人权外交中经常不顾这两点基本常识,往往是一边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一边大谈促进人权。此外,美国经常以“人权”之名干扰别国正常的国际经济合作,肆意挑动矛盾,给相关国家的企业和社会带来经济损失。

沈雅梅:人权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各国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对人权的解读是多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式也不相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同时热衷于政治化操演,搅乱了不同文明在人权领域的正常对话,干扰了国际社会对人权议题的理性探讨。如果这种歪

风邪气不能刹车,如果一谈到人权,就是对某种政治制度的无端指责,那么有关人权的正常交流就被人带偏了。这样的结果,对美国解决其自身人权问题也是毫无益处的。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说的,美国的政治精英往往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去解释世界,而不去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自身。

美国应在人权问题上拿出何种态度和行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近日向美国政府致联名信函,指控美政府和军方持续侵犯关岛查莫罗土著人的人权。今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审议了美国别国人权审议结果,多国代表对美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敦促美国审视自身人权问题。

刘卿:美国要解决自身人权问题,须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正视并解决好本国的人权问题。所谓正人先正己,只有系统性地、真正地改善自身人权状况,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第二,尊重他国的人权发展道路,承认他国在人权事业上付出的努力、取得的进步。美国要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事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生活需求加以推进。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权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更不能成为向别国施压、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第三,加强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在人权领域的对话和沟通,通过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全人类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肖河:美国的人权问题暴露已久,美国和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对此心知肚明,但是美国国内的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和霸权主义惯性使其无法彻底自我纠正。有的问题是改善幅度缓慢、时进时退,有的问题是长期恶化、日益加剧。这与美国的国家力量和所谓的国际领导地位不匹配。

美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进而更新自身的人权观。当前,在美国国内,不同政党为何为人权、人权应涵盖的范围也在进行激烈的政治讨论和斗争。但美国政治精英们对人权的认识是不彻底的。他们仍然不认可他国在促进和发展人权上取得的巨大成绩,也不认可别国的人权发展路径。美国需要认识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自身的人权观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优越性,更不必说其在现实中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一言以蔽之,美国需要重建人权观,但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美国自身的人权状况,而不是与他国的人权道路开展竞争。在人权问题上,应始终保持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的态度。

沈雅梅:美国首先要反躬自省。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来说,其承担的保护人权的责任都是对本国民众而言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把本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其次,美国在看待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时,要秉持全面、客观的态度,要看到他国人权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避免把人权问题政治化。但目前来看,美国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美国长期把“人权”视为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工具之一,这一政策惯性并不容易克服。



德国柏林樱花盛开,落英缤纷吸引大批市民出行观赏。图为五月六日,人们走在柏林的樱花树下。新华社/法新



危地马拉帕卡亚火山已持续喷发数周。5月5日在危地马拉圣维森特-帕卡亚拍摄的熔岩从帕卡亚火山流淌而下。新华社/法新